

返乡记

◇顾正祥

世人爱故乡、游子思故里乃人之常情。于我而言,故乡是生命的源头,是摇篮曲,是启蒙诗。江尾海头,一马平川,那里埋葬着我祖辈的尸骨,流淌着顾氏宗族的血脉;那里有我光脚走过的田埂,我捕鱼捉虾的小河,我晚间点燃的篝火,我宅前耕耘的一方乐土……韶光易逝,这些经历已随风而逝,那些地方也早已变了模样,却令我魂牵梦萦。少则几年,多则十余年,我总要去老家启东探亲访友,去看看那里变化。

2023年7月上旬的启东之行,原本也是这样的一次例行走访,没想到竟成了我人生路上一次超乎寻常、颇有声势的经历。

此行第一站来到于1959年落成、总投资2800余万元、总面积达13452平方米的市档案馆新馆——一幢巍然耸立于市中心的八层高大楼,与毗邻的市政府大楼一般气派,不得不让人钦佩其决策者的眼力。是啊,档案馆是全市中枢神经,牵动各行各业的命脉,理应成为市政建设的重中之重。

移步展厅,借助丰富多彩的图片和文字说明且行且讲,让我在瞬间就浏览了启东的地理位置、地质地貌、农副产业、行政区划、文教发展等画廊,尤对其历史演变喜获新知:原来扬子江母亲河孕育的这块“新大陆”,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已经历多个朝代的变迁!对故乡的芳名“启东”也有了新的体悟:启东,“启”即开启;“东”即东方,开启东方也。而这个“东方”,不仅是我华夏古国的东方,也应该是世界的东方,甚至是地球的东方——多么独特的地理位置啊!西方历史学家、汉学家、耶稣会传教士心目中的“东方”,竟然就坐在我故乡启东!

匆匆在馆内转了一圈,我对市档案馆的总体设施和运作已有了大体了解。末了,市档案馆副馆长李新勇与茅群怡科长领我走到“启东当代群英谱”一栏跟前,说:“我们已把你列入名人谱(文化体育

类)。”果然,“姓名/顾正祥,籍贯/启东,出生年月/1944,主要成就/德国十字勋章获得者,德籍华裔学者”一行字映入眼帘。李说:“您是我们约到的第一条大鱼。”茅说:“您的东西,就连一张纸片我们也会悉心保存。”如此这般的厚爱直让我汗颜。哎,该说什么好呢?一介书生、一名游子的我,配受这样的规格和待遇吗?

随后来到会议室。我打开拉杆箱,取出随身带来的捐品,郑重地交到王建华馆长、李新勇副馆长手上,了却了我此行首要也是最迫切的心愿——向市档案馆、向故乡奉上我的个人著作和一些履历资料,包括部分书信、手稿、证件证书、外贸外刊的原件等。这些实物体现了我的理想与奋斗、我的成功与失败、我的欢乐与痛苦。就让生我养我的故土作为它们的最佳和最终归宿吧!

张謇通海垦牧公司是我参观的一大重点。张謇(1853~1926),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大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与张之洞(1837~1909)、盛宣怀(1844~1916)同为领袖毛泽东推崇的中国近代史上三大腕,并未载入中小学课本,或许是一大缺憾。笔者属外语辈,对中国近代史无甚造诣。此番身临其境,被满满地补了一课。随着洪亮有力的讲解,眼前浮现百余年前先贤张氏率众开疆拓土的历史壮举,由衷敬服。后在单林所画的“东海牧夫长五十小像”前驻足,久久不忍离去。据说,作为历史遗迹的原件收藏于荷兰海牙美术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五年前,拙作《我的父母我的家》有幸在《沙地》特刊发表。我对拙文珍视有加,是因为在我家乡的刊物发表,似在家乡的怀抱里向父老乡亲叙身世诉衷情,倍感亲切。此文堪称我草根童年的全面回顾。内有我平头百姓父母的旧照,有我与胞弟顾正平在老杭大门口的合影,还有用作向家乡父老汇报的德国总统授予我的勋章插图和授勋典礼上的高光镜头,以祭奠埋葬在我家乡的祖辈遗骨、告慰我父母的在天之灵。

作家聚会于7月6日下午举行,宣告我“启东三日行”落下帷幕。聚会由作协李新勇主席策划和召集。中国作协、江苏作

协和启东作协三个层面的启东籍笔杆子,在热烈而又活泼的气氛中作了自我介绍,让我结识了中国作协会员、启东市作协名誉主席、《沙地》特刊创始人、著有长篇小说《沙暴》以及散文集《天涯之梦》等的作者陆汉洲和原启东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启东日报》社长兼总编袁志冲。不用说李主席的创作之丰、实力之强,无人出其右,而几位市作协副主席也不示弱,容我在此次如数家珍:陆华丽的散文集《遗落的旧时光》和《如此生活如此爱》等,黄丽娟的《因为爱情,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和《想想你,花就开了》等,沈杰的《与音乐对话》《四季乐韵——中外古典音乐品鉴》和《最美的岁月,遇见最美的你》等,另有秘书长陈锦花的散文集《快乐的苦楝树》,呈现出强劲的创作势头。值得关注的还有巫正利的长篇小说《彼岸温暖》《我跟我的爱情穿过大街》《不舍的转身》和散文集《风还记得你的模样》以及钱周全的《时光的声线》等,硕果累累,点缀着家乡的美丽;时隔不久,我又获悉巫正利、李晓琴(低眉)和倪瑞美(倪苡)启东三作家加入中国作协,真是喜事连连。

有生之年目睹这么多优秀的启东作家崭露头角、为这么多新颖和厚重的作品而振奋。感谢启东作家们用生花妙笔描绘了我家乡启东的人间百态和风情万种,装扮了启东本土、江苏与全国的文坛。多么希望有生之年再相聚,老夫聊发少年狂,吟诗作赋到天明!

作者简介:顾正祥,男,1944年5月生于江苏启东,德籍华人,德国图宾根大学教授,翻译家,研究领域包括歌德、海涅、荷尔德林等文豪著作的翻译、中德文学关系史、目录学、比较文学等,先后组织举办过多场重量级的中德学术交流会议,2011年被德国总统授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十字勋章”,是继冯至、张威廉、董问樵、杨武能等著名德语翻译家之后第五位获此殊荣的华人学者。

解读启海方言的精神密码

—读《沙地乡音》一书的感言

◇黄鹤群

前不久,我惊喜地收到启东文化名人朱正球编著的《沙地乡音》一书,先睹为快,粗粗看完。

《沙地乡音》大16开本,精装本,86万字,由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该书共收集沙地方言词条4300多条,对沙地人生活中常见的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及基本定型的约定俗成的基础语句,进行解释,还原本真。该书既有纸质版,又有电子版,既有文字解释,又有原话朗读。读者只需用手机扫书背上的二维码即可收听语音。为使域外之人能读懂,书中除沙地原话及案例使用方言外,其解释则采用普通话。因此,即使看(听)不懂沙地话,经解释后也能洞明其义了。

该书作者拥有22年从事沙地方言播音的经历,所朗读的乡音相对规范标准。加上他退休后,锲而不舍,孜孜以求,先后去苏州、镇江、湖州、嘉兴等地走访;到农村宅户田头、路头小店、农贸市场,广泛采风,专心收集,记录在案;通过大量的乡野调查,八年累积,终于抢救下了许多濒危方言的珍贵资料。这不仅具有学术价值,更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

沙地方言存在着较多的古音及有音无字现象,加上人员流动,方言的交叉运用、网络语言的冲击和普通话的推广,使沙地方言中的一些语句读音及用字发生了诸多变化,这就需要反复求证沙地话的使用场景和隐含的本义,原汁原味地体验沙地乡音涵义。为此,朱正球先后建立了沙地话专题讨论群及正音小群反复比对考证,甚至为求证一个词汇,展开上百次的专题研讨。正是这种笃行不怠、一丝不苟的精神,驰而不息、持之以恒的毅力,才久久为功,成就了这部鸿篇巨著。

方言是故乡打在每个人身上的“胎记”,是漂泊者心中永恒的印迹。沙地乡音作为沙地文化之魂,根植吴韵,兼蓄汉风,犹如一坛陈年佳酿,醇香甘甜。它说起来朗朗上口,既形象生动,又幽默风趣,承载着先民的生活智慧。《沙地乡音》词典中的每个词汇,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文化明珠,折射出沙地文化的独特光芒。

方言如血液在一个地方的血管里流淌、蔓延、融合,塑造出这个地方的集体性格。方言在城市里流传,似乎也让一个城市的生命力更加强大,这也是一座城市海纳百川的襟怀。《沙地乡音》不仅是一部语言学著作,更是一部记录乡愁的文化史诗。它用最质朴的方式,将散落在江海平原上的方言碎片一一拾起,编织成一张温暖的文化之网,无论天涯海角,总能唤起游子心底最柔软的乡愁。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基本密码,它蕴含着独特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是人们了解和认识一个地方的重要窗口。沙地乡音正是“沙地”的“活化石”,它保留着大量古汉语词汇,如“吓来像涂龟(土鸡)”,源自《庄子·秋水》。还有如“老吃巴蕉扇”“捐嘞车砣跑”“仗嘞哈人排头”“阎罗王怕极腿”“江北驴子学马叫”“捐了张三吃白水”“莫名其妙土地堂”等,让我们得以窥见语言演化的轨迹,是沙地文明绵延不绝的见证。但在城市化浪潮中,这种方言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沙地乡音》的出版,恰似一场及时的文化抢救,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语言档案。

方言是交流的工具、文化的认同、情感的纽带,是连接游子与故乡的精神纽带。沙地乡音中蕴含着独特的地域文化心理,更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每当人们在异地他乡听到熟悉的沙地乡音,总能热泪盈眶,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归属感。《沙地乡音》一书中收录的方言词条、谚语,承载着特定区域的风土民情、文化习俗及其生活状态,展现了地域民俗文化活动的重要元素,是乡愁最生动的注脚。

沙地乡音既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又是启海精神的凝练。《沙地乡音》一书通过对方言的研究,揭示方言与地方戏曲、民俗、节庆等文化形式的密切关系。这些文化形式共同构成了一个地方独特的精神气质。特别是沙地方言中的地域文化和幽默元素,为广播电视方言节目、方言影视、方言配音等提供用之不竭的语言资源,可积聚人气,凝练精神。像山歌剧《淘米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风靡一时,还进京中南海演出,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前段时间,一曲《纺纱谣》唱响在一衣带水的崇明岛,尽显属于沙地的人文底蕴。

乡音的传承是沙地文明的使命。一个地方的方言,虽然紧紧系缚于血脉故土的脐带之上,承载着该地独有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地图,但在钢筋水泥铸就的都市丛林中,人口迁徙流动如大潮奔涌,年轻一代逐渐远离方言,许多独特表达正在消失,方言乡音生存的空间正在不断挤压与萎缩,且以一种令人心痛的速度消逝逃遁,方言的保护面临严峻的挑战。《沙地乡音》不仅是一部方言研究的学术著作,也是一部文化传承的史诗。编著者以文化自觉承担起守护方言的重任,提醒社会不能忘记守护文化的多样性。当我们翻开这部厚重的著作,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记忆深处的大门,那些被时光冲刷的乡音,在书页间重新焕发出动人的光彩。像“嘴巴凶来像铁钳,真正碰伊像土蚕”“塌脚背水里人没头”“镬子敞开,铁罐先开”等久违了的乡间俚语,仿佛让我们一下子重返孩提时代,唤起深情的记忆。

乡音聚集的城市,也被方言滋养着,成就了城市浩荡的气流、沸腾的烟火。《沙地乡音》一书中对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的深入剖析,既发出迷人的回响,也浮动着祖先丰富的灵魂、慈祥的面容。这些看似平常的方言词汇,却挖掘出蕴含其中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得以窥见语言演化的奥秘。比如,“冬瓜藤牵嘞茄树田里”“杜米粞饭崩脚柄,越吃越得劲”“彭祖活了八百,就怕拔棉萁种麦”“捞石头种麦,掘烂泥种豆”等,这些词汇见证了沙地文化的包容与开放。

乡音之韵贯古今,方言之美映天地。方言的未来在于创新。《沙地乡音》的出版,也是一种呼吁,即要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创新,使方言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让我们共同努力,携手守护方言,为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贡献沙地智慧与力量。